

才女張藻，為女性張眉目

提及張藻，世人多以清代蘇州狀元畢沅之母相稱，卻鮮少深入探究她的教子成才之道，更疏於梳理其生平事跡與思想內涵。張藻生於書香門第，為班婕妤以來，古代少見潛心研史，並以史鑒今的才女。難能可貴的是，她對女性價值有著深刻思考與堅定主張，潛沈有力，勢如萬鈞，大張女性之眉目，時人譽之：「閨秀之能詩詞而學術淵純者，當以張藻為第一。」

若道美人能誤國，漢家何自靜邊塵

張藻為女性張目，甫一出手便是《明妃》：玉門烽火淚沾襟，一曲琵琶馬上新。若道美人能誤國，漢家何自靜邊塵。該詩旨在否定「紅顏禍水」之論，以史為據駁斥偏見。古代常將西周滅亡歸因於周幽王寵幸褒姒，甚至附會烽火戲諸侯以博美人一笑的情節，而《後漢書·南匈奴列傳》記載，王昭君出塞和親後，漢匈邊境保持近六十年安定。張藻將兩件同類異構的事件，呈現在讀者眼前，用排除分析法證明女子美貌與國家興衰無關，強作聯繫，徒增笑料。

《明妃》應為張藻早年作品。「一曲琵琶馬上新」化用明末文人陳子龍《明妃篇》的「一曲琵琶馬上悲」，一字改動，便將詩作基調由悲感轉為明快，但化用痕跡太過明顯。張藻年少之時，便能衝破傳統史觀束縛，為女性發聲正名，其中價值尤為珍貴。

張藻為女性正名的立場，自少年時期堅守至晚年，貫穿一生。她曾在年逾六旬時，隨兒子畢沅赴關中憑弔古跡，作《驪山》二首，展現其晚年為女子發聲的思想主張：

阿房一炬盡堪嘆，又說華清染禍基。
今古才人耍彩筆，傷心誰似黍離詩。
繡嶺東西峙白雲，紅泉碧澗漾靴紋。
祇今灌溉功無暨，禍水惟應記舊聞。

家學淵源深厚，詩史傳家育初心

張藻的女性關懷，並非憑空而來，而是源於母親顧英的悉心教導，還有濃厚的詩史傳家氛圍。大學者王昶在《培遠堂詩集》序言中專門提到張藻之母：

母親恭人有《挹翠閣集》，與武林林以寧、顧昶齊名。昶壯與少儀觀察游，觀察於大夫人為兄，知其上承母教，因以能詩，若此令誦其詩，為女貞，為婦順，為母肅，而和皆可於此見之。

林以寧是清初浙江杭州人，出身文學世家，是蕉園詩社的核心成員，著有《墨莊詩鈔》《鳳簫樓集》；顧昶，字啟姬，錢塘人，曾得清初文壇宗主王漁洋稱讚，著有《靜御堂集》《翠園集》。能與二者比肩的顧英，尤熟於史事，如《初夏送夫子北上》一詩：

杜鵑喚春歸，和風吹芳芷。
何堪對斯景，把酒送吾子。
分手即天涯，惜此須臾晷。
別緒如蘭絲，柔情似潭水。
離懷寄孤鴻，相思托雙鯉。
征途勉加餐，努力拾青紫。

閨閣人士因生活境遇所限，詩歌創作主要有三種方法，分別為以情緒入詩，以才華入詩，以學養入詩。女性受限於狹窄的生活環境，難以四處交遊，往往選擇以情緒入詩，通過描繪居所中的一草一木，融入彼時彼刻的情感，訴說萬般心事。

顧英作為史家才女張藻的母親，自然熟讀經史，積累深厚學養，以至於詩歌中隨處

《驪山》與《明妃》主旨一脈相承，用筆老辣，立意超絕。

傳統敘事多將安史之亂歸咎於楊玉環，認為她令唐玄宗由明變昏，致使朝政荒廢，而張藻以項羽火燒阿房宮、秦因暴政而亡為例，指出朝代更迭根源在於統治者施政苛暴，與性別無關，論斷高屋建瓴、視野宏闊。同時，她以「禍水惟應記舊聞」主張對楊玉環的不實指責應當摒棄，與花蕊夫人《述國亡詩》中「君王城上豎降旗，妾在深宮那得知」形成呼應。

張藻的寫作技法也比早年更為純熟高妙。「繡嶺東西峙白雲，紅泉碧澗漾靴紋」一句，將視角由歷史敘事轉向現實景致，筆調亦由憂鬱沉寂轉為清朗開闊。她以「紅泉碧澗」描摹實景，以「祇今灌溉」聯結民生，將華清池景與利民灌溉之功融為一體，於含蓄之中為楊玉環辯誣正名。

《明妃》與《驪山》堪稱張藻為女性發聲的詩歌雙璧。《明妃》鋒芒畢露、觀點直白，如同新釀之酒，一線入喉，直接駁斥美女禍國的傳統史觀，帶著強烈的少年意氣；《驪山》則蘊藉深沉、含蓄內斂，恰似陳年佳釀，香氣醇厚、餘味悠長，境界圓融，帶著閱盡滄桑的厚重。

可見典故，如「杜鵑喚春歸」出自《蜀誌》中的望帝化為杜鵑鳥，每到春天便發出陣陣啼叫，「分手即天涯」出自明代吳江文人史鑒的「城陰分手即天涯」，「離懷寄孤鴻」出自《漢書·蘇武傳》的「鴻雁傳書」，漢使稱大雁足系蘇武帛書，迫使匈奴將之放歸，「征途勉加餐」出自《古詩十九首》的「棄捐勿復道，努力加餐飯」，真可謂無一字無來歷。

張藻的兄長張鳳孫自幼受母親熏陶，詩歌中同樣化用諸多史實典故，例如《和袁子才詩》：

海上相期釣六螯，十年謂可建旌旄。
致身公自登蓬閣，草檄吾偏雜橡茅。
裝橐何曾贏陸賈，樂章漫擬賦王褒。
當年誰及終軍少，作賦聲摩漢殿高。

漢高祖時期，陸賈出使南越，未動一兵一卒即說服南越王歸漢，臨別之時，南越王贈予其價值千金的囊裝寶物，另附贈其他禮品，價值亦達千金，此便是「裝橐何曾贏陸賈」的由來。西漢武帝時期，南越國仍未完全歸附中央，終軍主動請纓出使南越，立誓「願受長纓，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」，成功說服南越王內附漢朝，則是「當年誰及終軍少」的寫照。

上述兩首詩並非專門的詠史懷古之作，但字裡行間蘊含諸多史事。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，張藻自幼便接觸史學、研習詩文，為日後以史入詩，為女性張目打下基礎。



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代佚名所繪《雍正十二美人圖（胤禛美人圖）》。



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代焦秉貞所繪《南巡蘇州虎丘行宮圖》（局部）。

行遍吳中尋古跡，詠史懷鄉見真章

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張藻在母親的言傳身教下閱盡典籍，也注意用遊歷的方式增長見聞，因是閨閣中人，能去的範圍較少，主要集中在蘇州一地，即便如此，其足跡也東至昆山，北到海虞。不同於尋常的閨閣淑女將目光放在草木風味，張藻於詠史別有鍾情，如在遊逛陸機、陸雲讀書樓後，作《題昆山二陸讀書處》：

雙龍昔早歲，耽此絕塵擾。
家世冠東吳，讀書得領標。

此詩創作時間雖無明確記載，但據文辭與稱謂可推斷為張藻早期作品。陸機、陸雲分別字士衡、士龍，以「雙龍」稱之，於稱謂規範而言不甚妥當，西晉名士張華曾有「伐吳之役，利獲二俊」之語，對陸機、陸雲極為推重，後世遂以「二俊」作為二人代稱。

但張藻對二人史事記述較為準確，陸機因遭人誣陷被處死，陸雲受牽連遇害，英年早逝，「昔早歲」三字恰如其分除了二陸之外，張藻對吳地儒學始祖言偃更是推崇備至，且親自到常熟言子祠中禮拜，並作詩：

夫子來南國，遺風被不窮。
名居文學首，才試武城中。
華采家聲遠，燕嘗祀典隆。

組建女子詩社：惜花常自為花忙

張藻不光自己寫詩，更是組建詩社，為女性營造交流平台。她閒居感懷時，曾作《歲暮有懷舊社諸伴》：

歲序忽已晚，離思向誰訴。
曳杖望江南，緘情寄尺素。
荒荒寒日邊，杳杳征鴻去。
斯時素心人，應倚梅花樹。

此詩無閨閣幽怨之情，盡顯女性友人之間真摯純粹的情誼。

「離思向誰訴」，一不訴諸父兄，二不寄托夫婿，唯念昔日詩社同伴。「素心人」語出陶淵明《移居》「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晨夕」，「素心」本義為未經染織之素帛，喻指人格之純淨質樸。

在張藻的教導下，女兒畢沅同樣精通文史，才華出眾以至於成為大詩人袁枚的弟子。她撰有《繡佛齋詩稿》《梅花繡佛齋草》等作品，詩風雅潔清雋，如《留別浣青原倡》：

並向天公乞冷香，並依盧幌並迎涼。
清緣有分裁詩補，別思無端倩畫償。
收與羅衾添夢寐，散將瑤砌立風霜。
雲階月地低徊處，肯信流光爾許長。

該詩首聯用三「並」字，凸顯詩人與友人並非泛泛之交，而是並肩同行、心意相通的知己摯友，無尊卑高下的平等關係。「羅衾」

為女子貼身之物，以衾枕寄思、入夢牽念，本屬表達愛人與丈夫之間私密柔婉的惦念之情，畢沅卻突破常例，將其用於閨中摯友之間。

張藻的孫女畢慧同樣幼承庭訓，工於詩詞，著有《遠香閣吟草》，同時又擅長丹青，更選訂《三唐詩鈔》，有別裁偽體之功。她的詩文風格靈犀自照，婉嬾多思，如《哭環碧夫人》：

別時芳菲步繞廊，惜花常自為花忙。
可憐一病三春雨，尚遣雙鬟護海棠。

此首悼亡詩作並無激烈悲愴之語，亦未鋪陳逝者生平功績，而是以女性獨有的細膩筆觸，盡抒對亡者的深切思念。畢慧以花為意象，追憶逝者生前栽花、巡廊、惜花、護花等閨閣日常，描摹出唯有女性之間方能體察的細微美好。愛花、侍花、護花，乃是古代閨秀最為真切、私密的生活寫照。篇末以人喻花，以「三春雨」比擬逝者的沉痾，狀寫愁緒之細密綿長，逝者即便病重彌留，仍叮囑丫鬟看護海棠，將愛花惜花之情融入生命終局，情真意切，意蘊悠遠。

單首而論，畢慧詩作水平不在張藻之下，但仍屬於主流的閨閣之詩，厚重不如祖母。不過，畢慧能別裁詩鈔，應當承襲家族史學傳統，在以學養入詩上造詣當不淺。

以史為基教子，培育棟樑傳家風

張藻最被人津津樂道的，是她以史為基的教子之道，將長子畢沅培養成一代封疆大吏。張藻嫁給畢鋪後，撫育了三子二女，由於丈夫體弱多病，教導子女的責任便落在張藻身上。作為畢沅的啟蒙老師，張藻希望兒子能深耕學術領域，著力引導他將學習興趣由繪畫轉向詩歌：

（畢沅）行年十五，先太夫人教之學詩，云：「詩之為道，體接風騷，義通經史，非冥心孤詣，慎擇專一，數十年不能工也。」敬遵慈訓，因捨畫而專攻詩。

這種興趣導向有著深刻的歷史教訓。唐代畫聖閻立本一度當到朝廷右相，卻被世人說成「右相馳譽丹青」。有一次宮人傳召時以「畫師閻立本」呼之，令他深感羞憤，甚至要求兒子切莫學習繪畫。

中國古代訓子教子的詩文傳統悠久，孔子有「過庭訓」，諸葛亮有《誡子書》，顏之推有《教子篇》。

張藻秉承先賢，在畢沅任職陝西巡撫期間，作詩勸勉他清廉勤政：

讀書裕經綸，學古法政治。
功業與文章，斯道非有二。
汝宦久秦中，薦膺封圻寄。
仰沐聖主慈，寵命九重賁。
日夕為汝祈，冰淵慎惕勵。
誓諸樽榼材，所小則恐廢。
又如任載車，失誠則懼躓。
捫門五夜慚，報答奚所自。
我聞經緯才，持重戒輕易。
勿以求煩苛，勿以察狃細，

勿膠柱糾纏，勿模稜附麗。
……

張藻訓誡畢沅讀書為官是為了經世濟民，平生所學，必須落到政事上，更提醒兒子要常懷戒懼之心，先正己、守清廉、尚節儉，再教化下屬。

畢沅謹遵母訓，任職陝西期間，恰逢黃河、洛水、渭河氾濫成災。他當即開倉賑濟，有效安置流離失所民衆，挽救無數生靈。他還秉持修文重教理念，廣邀鄉賢名士，主持修復關中學院，並依托自身聲望延攬賢才擔任教席。憑著出眾的功績，畢沅當到一品的湖廣總督，並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，光宗耀祖。

1779年，張藻去世，乾隆帝賜「經訓克家」匾額，封她為一品太夫人，畢沅則在靈巖山建別館，築「經訓堂」以銘記母親，作《敬題先太夫人手抄唐詩選後》感念培育之恩：

冬青淚灑向南枝，畫荻恩深報答遲。
虛館一燈秋雨夕，難忘館督授詩時。

1799年，畢沅家族遭查抄家產，子孫世襲職務亦被革除。有史家分析，此事或因畢沅生前攀附權貴、理政不力。此時，距張藻辭世已逾二十載，若畢沅泉下有知，是否憶及母親「勿膠柱糾纏，勿模稜附麗」之教誨？

《培遠堂詩集》中的「培遠」二字寓含培育後人、著眼長遠之意，亦是張藻一生追求與實踐的集中體現。以往學界多聚焦於張藻撫育畢沅之功績，卻忽視其育人先修己、成才先正己的理念。

作者 / 徐咫雲

本版圖文摘編自江蘇蘇州「吳文化博物館」微信公眾號